

一枚硬币引发的连环血案……

たそがれのささやき

绫辻行人

黄昏杀人耳语

王翠译

日本新本格派掌门人
绫辻行人 巅峰力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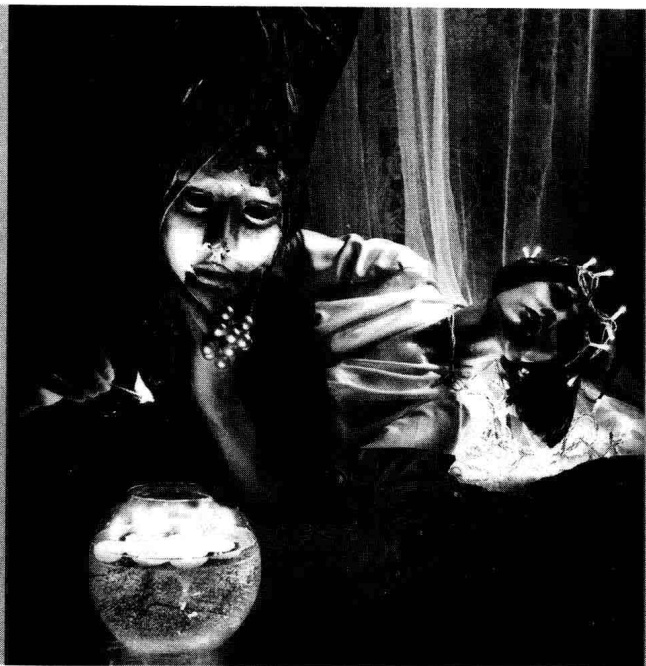
惊悚推理三部曲②小丑的安魂曲

本格推理 + 氛围营造 = 最惊心动魄的阅读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黄昏杀人耳语

たそがれのささやき



绫辻行人_著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TASOGARE NO SASAYAKI

© Yukito Ayatsuji 2001

All rights reserved.

Original Japanese edition published by KODANSHA LTD.

Publication rights for Simplified Chinese character edition arranged with KODANSHA LTD. through KODANSHA BEIJING CULTURE LTD. Beijing, Chin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7-2011-346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昏杀人耳语 / (日) 绫辻行人著 ; 王萃译. — 长春 :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2.3
(七曜文库)
ISBN 978-7-5463-4637-3

I. ①黄… II. ①绫… ②王… III. ①推理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04075号

黄昏杀人耳语

作 者	[日]绫辻行人
译 者	王 萃
出 品 人	刘丛星
创 意	含章行文
策划编辑	刘乐里 渠 诚
责任编辑	周海莉 韩丽红
封面设计	荆棘设计
版式设计	Edge_Design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8
版 次	2012年5月第1版
印 次	2012年5月第1次印刷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电 话	总编办：010-63109462-1104 发行部：010-63329002
印 刷	北京佳明伟业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463-4637-3

定价 29.8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投稿热线：010-63109462-1040

黄昏杀人耳语

目录
Contents }

序章...001

第一章 返乡...015

第二章 邂逅...035

第三章 访问...053

第四章 疑惑...073

第五章 追忆...103

第六章 初现...131

第七章 恐惧...159

第八章 探索...187

第九章 破局...207

终章...243

学峰系大111

1

序章

……唱片转动起来。

第一支曲子。响起的旋律，是令人怀念的动画片主题曲。

爱看动画片的他当然知道这首歌，但不知为何，听了几段歌词后，还是想不起动画片的名字。歌词和旋律明明都清晰地浮现在脑海里，却怎么也无法和片名联系起来。

（为什么？）

他烦躁不已。

不可能呀！怎么可能想不起来呢！

一曲终了，开始播放第二支曲子。响起的依然是同一首旋律。对此他却并没觉得特别惊讶（为什么想不起来？），只是在烦躁着为何自己无法将歌曲和片名联系在一起。

第三支曲子开始了，同样的歌词、同样的旋律、同样的伴奏、同样的歌声……

突然间，歌声中混入细微的异样杂音。

他马上听出是唱片的杂音。

收录了如此怀旧的动画片（片名到底叫什么？）主题曲，想必

是一张相当老旧的唱片了，被人们长时间反复播放，没有被认真保养，所以才会这样，他这么想到。不对，也许是唱机的唱针老化的缘故吧。

沙沙的杂音继续传来，虽时断时续，却纠缠不休。

怎么都想不起动画片片名。杂音无情地切断音乐，激起他烦躁焦虑的情绪。第三支曲子结束，第四支曲子依然是重复播放。这时，杂音开始变得刺耳，到最后，几乎连歌声都听不清了。

忍无可忍的他打开唱机的盖子。拾音臂已经回归原位，唱片靠着惯性继续旋转，他突然瞪大双眼盯着唱片。

这是一张直径三十厘米的黑胶唱片，原本黑色的碟面，已经失去本来面目，简直就像涂上了一层奶油，呈现出一片黄白色。

真糟糕！他耸耸肩膀。灰尘牢牢地沾满了整个盘面，怎么能指望它播放出清晰的音乐呢？

他拿起唱机旁的擦尘布，喷上足量的清洁剂擦拭唱片。可不知为何，上面的污垢丝毫未减。他使劲反复擦拭，还是如此。

太反常了！他双手捏起唱片，凑到眼前，异样的“动静”引起了他的注意。

（什么东西？）

他怀疑自己是不是看错了。有一种小波纹般的东西在黄白色的唱片表面微微抖动。

（到底是什么东西？）

虫子！成百上千条长约几厘米、半透明的白色虫子密密麻麻地紧贴在唱片表面，不停地蠕动。

“呀……”

他惨叫一声，慌忙扔掉手中的唱片。耳畔又响起沙沙的声音，这次显然不是唱片里传来的声音，而是虫子蠕动的声音。

虫子从唱片上爬出来，一条接一条地涌过来，那张圆圆的唱片仿佛就是它们的巢穴。他浑身鸡皮疙瘩，眼睁睁地看着成群结队的奶白色虫子在地板上扩散，最后直逼他的脚边。

“啊，啊……”

（这些虫子怎么回事？）

他几乎就要尖叫出声，这时，一阵轻快的电话铃声响起。

他反射性地拿起话筒，话筒触及耳朵的冰凉触感将他拉回了现实。

漆黑的房间一角，他正躺在紧靠墙壁的沙发床上。直逼脚下的虫子当然也不存在，而且屋里也没有唱机。前年他新买了组合音响，唱机大概是在那个时候被丢掉的吧。那些黑胶唱片也都处理掉了，当时想着如果实在想听可以买CD版来听。

他紧闭双眼，猛力甩甩头。

沙沙的杂音再次传来，不是唱片的杂音，也不是虫子蠕动的声音。

（是雨声！）

他终于发现，不知何时，外面已下起了雨。

贴在耳边的话筒没有传来任何声音。他“喂，喂，喂”地喊了几声，对方却“啪”的一声挂断了电话。

是打错了吗？还是……

他轻轻地叹了口气，将话筒放回，然后瘫在沙发上。两手缓缓地揉着脸，虫子蠕动的情形再次清晰地浮现在眼前，他慌忙摇头，试图摆脱这些怪异的事物。

噩梦一场。不，或许并不单单是一场噩梦，像某种幻觉。

（刚才的电话是……）

迟钝的大脑毫无思考能力，只是徒劳地空转而已。

（电话……电话……）

像太阳穴被开了个小洞，脑浆正在汨汨往外流。手脚麻痹，四肢无力，令人不快至极。但是，为什么有种甘美的感觉？

（……一起玩吧！）

他自嘲般地歪歪嘴，将手从脸上抽离，再次环视昏暗的室内。

这是一间铺有木地板的客厅，面前有张玻璃小茶几；茶几过去，对面的墙边视听设备摆了整整一排，有电视机、两台录像机、迷你组合音响、LD影碟机。显示窗上的白色文字，在黑暗中隐隐发光。

理应切断电源的电视屏幕散发着幽幽绿光。

（为什么会是那种颜色呢？）

他疑惑着呆呆发愣片刻后，突然醒悟。

（啊，是这样啊！）

迟缓的记忆慢慢复苏。

“想起来了，我刚才坐在这里看光碟，像往常那样和着啤酒吞下了安眠药。当时好像是凌晨零点左右，然后……”

看看录像机上的显示窗，已经两点十五了。他把手伸向茶几，

拿起刚才没喝完的罐装啤酒，灌下跑了气的啤酒，思考着方才那通莫名其妙的电话。

（喂……一起玩吧！）

大脑却依然一片空白，这让他很恼火。

只是打错了电话？还是……

雨越下越大。

只穿着一件运动衫和牛仔裤的他，突然感到一阵寒气袭来，不由得打了个寒战。他这才意识到阳台的门还开着呢。空啤酒罐滚落在地板上，随后他拖着沉重的身体从沙发上站了起来。

半开的门帘被风吹得四处晃动，细细的雨丝透过纱门飘了进来。

这里是七层公寓的顶层。他越过阳台向外望去，外面夜色浓重，看不到月亮，也不见星星。灯光稀疏的街道对岸，黝黑的山影宛若一个巨人横躺之姿。

只是打错了电话？还是……

药劲和酒意肆虐的大脑试图缓慢运作。心中涌出的不安和躁动将之前的不快与甘美一一击退。

“喂……一起玩吧。”

一周前的某个晚上，他第一次接到这种电话。一个模糊而又不甚明朗的声音呢喃着这句话。

简直莫名其妙！是打错电话了，还是恶作剧？但是在不解的同时，那句话却像一把锐利的尖刀，瞬间直刺他的心底。

“请问有事吗？你是谁？”

无视他的不断追问，陌生的声音只是在不断重复“……一起玩

吧，一起玩吧”，然后就挂断电话。

自那天起，同样的事情每隔一天就会发生两次。同样的声音，同样的低沉耳语，而且总会在最后加上一句“你没忘吧”。

怎么可能忘记！

（……一起玩吧！）

最初那通电话之后，他马上领悟到这句突如其来的话语的含义。从未忘记！十五年来，始终沉睡在心底的那些往事，带给他时而尖锐、时而沉闷的痛楚。

十五年前，秋天的黄昏。脑海里浮出几张面孔，它们和暗淡的夕阳景色重叠在一起。

（……一起玩吧！）

从未忘记。但是，究竟是谁，会在多年之后……

（……一起玩吧！）

灌进屋的冷风打在皮肤上，带来深秋的寒意。他做了个深呼吸，用手指按压眼角，稍不留神就失去焦点，变得模糊不清的眼睛似乎有所好转。接着，他伸出略感麻痹的手臂，打算将阳台门关上。这时，玄关的门铃突然响起。

他猛一回头，第一眼先看时间。

凌晨两点半。

有谁会在深夜的这个时间造访？他因安眠药和酒劲有些神志不清，但还不至于丧失基本判断力，该有的怀疑和警戒心依然存在。

犹豫不决之时，门铃再次响起。他打开室内电灯，踉踉跄跄地朝玄关走去。

他屏住呼吸，轻轻地将一只眼睛贴在猫眼上，被日光灯照亮的走廊上站着一人。

来访者穿一件灰色的雨衣，戴一顶黑帽子，宽帽檐压得很低。他低着头，还戴着白色口罩，将口鼻遮得严严实实。

“请问是哪位？”他隔着门战战兢兢地问道。

来访者的打扮很可疑，他虽然努力无视这种可疑，但心里仍有些害怕。

听了他的询问，来访者抬起头，盯着猫眼看了片刻，低声答道：“我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

因为戴着口罩，声音含混不清。

“所以，无论如何……”

“你是谁？”

“你到底是谁？”他再次问道。

对方缓缓地将盖住嘴巴的口罩拉至下巴处。

“啊！是你……”

看到对方的面孔，他稍稍安下心来。虽然那张脸并不陌生，但不知为何却想不起那人的名字。他的确认识这张脸，却无法记起这人的姓名，也许是安眠药和酒精影响了他的思维。在刚才的噩梦（也许是幻觉）中，无法将音乐和片名联系起时的焦躁再次涌上心头。

“我有重要的事和你说。”对方重复道。

他踌躇片刻，还是解开链条，将门打开。

来访者对于自己的突然造访并未表示歉意，直接走了进来。大

概是在来的途中没有打伞，他的雨衣湿得很厉害。

“那个……”

他活动着僵硬的舌头。

“你到底有什么事要说……”

对方一言不发，将左手插进雨衣口袋，向他迈进一步。

（这人叫什么名字来着？）

面对这种情景，他不知如何应对。来访者抬起眼睛目不转睛地凝视他的脸，眼神中不带一丝情感，只有深不见底的空洞。他忍不住向后退缩，脸上挤出一丝生硬的笑容。

像是在配合他的动作，对方又向前跨了一步。这个人不会是想穿着鞋就进屋吧？

“我说，呃，那个……”

来访者从口袋中掏出左手，嗖地伸向惊慌失措的他。那攥得紧紧的拳头上，戴着薄薄的黑色皮手套。

“这个。”

对方边说边把手伸到他眼前，好像有东西要给他。

他慢慢伸出右手，把张开的手掌伸到黑糊糊的拳头下方。

有什么东西轻轻落在掌心，当他看清的瞬间……

（这个给你……）

强烈的冲击几乎使他的心脏停止跳动。

那是一枚硬币，散发着淡淡的银色光芒。比一百日元的硬币稍大，上面印着罕见的图案。

（这个给你……）

（一起玩吧！）

对方凝视自己的目光中，闪烁着黑暗的光芒。

“一起玩吧！”

（这个声音……）

（这句话……）

（这……）

那是电话里的声音！他刚察觉到这一点，对方已从怀中抽出凶器，高高举起。

“让我玩！”

“啊！”

他发出短促的喊声，不由得往后退。

（大概是金属球棒之类的东西。）

凶器直劈而下，空气随之大幅波动。他反射性地抬起右臂护住头部，结果右臂手肘被击中。

被击中了！剧烈的疼痛袭来。

身体支撑不住向后倒去，他狼狈地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只能用脚跟蹭着地面向房间深处退去。由于太过震惊，他一时间还没能弄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

来访者冷眼看着他的惨状，缓缓地再次举起凶器。他慌忙起身逃离，第二波攻击擦过他的左肩，落在了沙发床边缘。“啊——”他惨叫着，连滚带爬地向房间更深处躲去。

（要杀人了……）

在痛苦与恐怖中挣扎的他，终于读懂了蕴涵在来访者无情双眼

中的杀意。

这人想杀我！这家伙想杀我！

（……一起玩吧！）

原来，电话中的阴沉低语，既是“告之”，也是“宣告”。

（让我玩吧！）

可是，刚才那通无声电话呢？

我明白了。那是“确认”。那时，这家伙已经来到公寓附近，看到我的房间没有亮灯。于是，为了确认我是否在房间内……

背靠着阳台门，他终于想明白了。来访者对着脸部僵硬、脑袋抖个不停的他说道：“笑啊。”

对方的声音含糊不清。

“喂，不笑可不行！”

（……笑啊！）

在他混乱的头脑中，同样的话语如同回音般响起。

（笑啊……）

（笑啊……）

（快笑啊……）

那是来自过去的声音，来自那片深深刻在心间的黄昏风景，穿越十五年漫长的时光而来。

（喂，不笑可不行……）

（你这家伙……）

“为什么？”

眨着泪水模糊视线的眼睛，他的声音颤抖着：“你，怎么会……”

“笑啊！”

对方的语调没有抑扬顿挫，第三次举起了凶器。

“喂，笑啊！”

对方吐出的这句话，比即将袭来的凶器更让他不寒而栗。他的心跳如鼓点般狂乱，呼吸不畅，发不出声音。他反手打开纱门，慌忙退到阳台上，连呼救声都来不及喊。

被雨水打湿的阳台，冷得像冰一样。狂暴的雨点敲打在他泛起鸡皮疙瘩的脖颈上。

“笑啊！”

来访者像坏掉的录音机一般一直重复着同样的话，逐步逼近他。他只能步步后退，腰部一下子顶在阳台的围栏上。

“住、住手。”

他举起双手，不听使唤的舌头发出哀求声。

“求求你住手。那、那是……”

“笑啊！”

凶器向他劈了过来，从他拼命躲闪的头部侧面划过，打在栏杆上。“梆”的一声低鸣消融在哗哗作响的雨声中。

对方不给他喘息的时间，继续攻击。

“住手！”

他边喊边胡乱地挥舞着双手。

随即——

酒意、药劲、惊愕、恐惧、被雨水濡湿的双脚……这一切成了酿成悲剧的诱因。为避开迎面而来的凶器，他扭动身体，然后脚下

一滑，甚至没来得及惨叫一声就失去了平衡，身体以围栏的栏杆为轴翻转了一大圈。

坠落。

从二十米的高度坠落的那一瞬间，他已经完全神志不清。但是，在即将摔落到公寓前方国道的柏油路面上，坠入死亡的黑暗之前——

（……笑啦！）

不知从哪儿传来孩子的声音，这声音让他的部分意识恢复了片刻清醒。

（地藏菩萨……）

他微微睁开双眼，映入眼帘的是黄昏的景色。巨大的太阳即将落山，静止的小小人影，还有……

（……笑啦！）

（笑啦！）

（笑啦！）

地面震动的强烈轰鸣声越来越接近，他刚刚萌生这种想法，昏暗的夕阳突然化作一道白色闪光。那是疾驰在深夜国道上的卡车射出的灯光。